

睡莲里长出一节一节的欢喜

□秦至

随意将一把睡莲种子扔进水缸里,似乎没有抱任何期待,但每天路过几次,还是会不自觉地斜眼看。心中对其存在惦念,是不争的事实。

索性将这份对未知的心念表露出来,大方地承认。于是,每次路过时,会双手撑在缸沿上,俯身细观。那一刻,时间仿佛停驻在我眨眼的睫毛上,耳畔的风也吹起柔和的细雨。彼时,心安住在还未发芽的种子,也沉浸在水底新绿色的青苔间。

起初的几天,蚕豆般大小的种子落在水底,不声不响,如老僧入定。细小的浮游生物在其身边堆叠,涌动,在窥探,也是在伺机侵入。丁香花的叶子落入水面,漾起细小的涟漪,也漾起我连绵不断的思绪。不免为负载千钧之力的种子担忧,它该如何突破层层壁垒,萌生出生命的新芽?

忘记过去多久,也许是几场雨后,当我再去看那些种子时,它们竟然绽出了新芽。那细嫩的芽叶,是初降生于世的婴孩,隔着千万里的阻隔,遥望水面上的世界。

在稻田边伫立

□王奎

闭起眼睛,任秧苗、稻花、稻穗、大米……在脑海里,闪现一组组经典的镜头。色香味俱佳的旅途就此开启,只愿用沉默,与一片叫稻子的精灵目光缠绵。

可以忽略布谷鸟的鸣唱,可以忽略青蛙的聒噪,可以忽略那种叫稻鸡的水鸟不厌其烦地报告。

那及时的雨,在天地间泼洒;那调和的风,从乡村小庙、祖先墓地穿过。阳光,恰到好处;杂草,尽被剔除。泥土的体温在此集聚,一片稻田,一株水稻,无不携带爱情的内核,给辛勤耕耘的人以平静,给伫立观赏者以激动或躁动。

扬花、抽穗、灌浆的声音,如田间恢宏的交响。幸福在发育,喜悦在迸裂,快乐在氤氲。

在去过许许多多城市与乡村后,这四周充盈着绿色植物的地方,是唯一让我赞叹不已的天堂。说它是天堂一点都不为过,房间外,抬眼望去,长着巨大叶子的梧桐和淡紫色结着花串的藤蔓,在盛夏的风中自顾自地摇摆,羞怯地抚弄着长长的花茎。

七月,南风盛行,却没有想象中的炎热,因是沿海的缘故吧,风中每时每刻都能嗅到一股淡淡的大海气息。海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咸涩的?是宽广的?是豁达的?还是浪漫雅致的?我无法探寻并得到答案,只是可以肯定的是,不同人心里一定装有一个只属于自己的海。夏天里烦躁的心情,在到达这里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变得轻松、自然了。想必是因了小城的平静与悠然,放慢的生活节奏,街道上稀少的车辆,就算是在身边疾驰而过,也不会有扬起的尘埃包裹住我们的躯体。

这让我想起了前几天去过的乡下。村庄里没有水泥路面,因为刚刚下过雨的缘故,土地变得极其松软,加之被沉重的车轮碾压过,泥泞的村路变得更加难行。找了略微干爽的地方向村子深处走去,黑油漆的木门,高耸的屋檐,墙头边倚着一堆堆码放整齐的干果树枝子。妇女们三、五个聚在家门口大柳树下做着针线活;男人们则蹲在路口热烈地谈论着什么。村子里没有公鸡的啼鸣,母鸡的唠叨,只有一群狗在狭长的村路上流窜。难道城市与乡村的差别,竟是心灵的困顿与释放?在乡间,一切事物的调子都变得低沉,仿佛大提琴在幽暗的灯光下婉转着醉人的慢四步舞曲。

七月之城

□周童



音乐响起的刹那,谁能牵了我修长的手指,挽了我纤细的腰肢,跳上一支七月的布鲁兹。

陌生的城,接连下了三天三夜的大雨,没有喘息,没有停顿。夏天的雨大多让人喜爱,是因为它的清爽、洁净,还有大雨过后难得的清凉。这天午后,撑了伞下楼去,地面的青石板、小路两旁的树与花都被洗刷的彻彻底底,新鲜、滋润的苍翠欲滴。我的心随即敞亮了许多,雨水也趁机斜斜地逃开伞的阻挡向我身上扑来。雨中的风景亦静亦动。静,用心感悟雨季带来的海上的故事。动,则用身体与之做最亲密的接触。就这样一个人在雨中走着,身边除了雨声,还是雨声……

每天,它们像竹子拔节似的,能窜出一指长。没几天,纤细柔长的茎就探出水面,在不能向上延伸的地方停了下来。

又一场雨落。雨声急切嘈杂,仿佛一道细密的帘幕,将它们阻隔在红尘之外。但似乎,这沉重的从天而降的击打是一种考验,闯过去,才能看见色彩奇幻的夏天。雨停时,水珠在芽尖上凝结滚落,犹如一叶扁舟顺流而下,有不可一世的安然。那一刻,它们从狂风骤雨中长出了脊梁,在不知不觉间,我的双眼早已噙满泪水。

再次见到它们时,它们正头顶圆盘,摆弄着纤细的腰肢招摇。不及掌心大小的绿在水面上轻轻浮动,从叶片中心向外四射延展的脉络清晰可见,恍若是它们小心翼翼走过时残留下的印痕,那是关于对生命的感悟。

我痴痴地望着这圆润的新叶及裸露在水中的根须,有些怅然。不由得想起爱人对我说的话:“如果只把它们养在水里,是不会开花的,要想它们能开花,就必须移植

到泥土里。”为了验证他的说法,我托起已经生根的睡莲,给它们在生满淤泥的花盆里安了家。起初的几天,阳光直勾勾地打在它们的脸上,没多久,绿叶就失去了光泽,蜷缩在了一起,纤细的茎也有萎缩之势。我不禁为它们捏了把汗,在心里祈祷,愿它们能平安度过这道坎。

又过了几天,当我再次去看它们时,我惊喜地发现,之前颓败的叶片绽开如春天温润的清风,早已挂上了盈盈水珠。似乎又长大了一圈,绿也跟着浓了一层。看来,它们又活过来了。在水中时,它们的根没有任何凭依,风轻轻一触,宛若浮萍四散。而扎根泥土后,我看到它们身上有了一种向死而生的勇气,找到了向下扎根的土壤,就再也无惧任何风雨。

这个夏天,倘若它们开不出娇艳的花,也没关系。我想它们已寻到了自身真正的栖息地。

一点一点向下扎根,长出一节一节的欢喜。

心有常闲

□张君燕

读中学时就知道陶渊明的那句“勤靡余劳,心有常闲”,不过年轻时总是那么匆忙,年少的心里也总是充盈着太多的新鲜与好奇,整个人像高速旋转着的陀螺,根本停不下来。偶尔想起这句话,心下却有一丝不解,忙都忙不过来了,怎么可能还会有“闲”呢?而且,用忙碌把身体和心灵都塞得满满的,这样充实的快乐也没什么不好呀。直到渐渐长大,为紧张的生活和工作忙得焦头烂额,直至感到疲惫和劳累,才知道“心有常闲”是多么奢侈而珍贵!

一日读书,读到宋代诗人赵师秀的《约客》: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想来诗人平日也是奔波劳碌的,于是在稍有空闲的黄梅时节的夜晚,约了朋友来做客。本想着在灯下与朋友聊天品茗,不料朋友却无故失约,听着窗外的雨声和蛙鸣,寂寞和无聊自然漫上心头。

然而,一个“闲”字却让人感受到了一种独特的韵味。想想看,多情的梅雨,欢快的蛙鸣,闪烁的灯火,清脆的棋子敲击声……这样一幅既热闹又冷清、既凝重又飘逸的画面,多多少少会让人不由地沉醉吧。也许诗人已经忘了他是在等友人,而完全沉浸到内心的激荡和静谧中。应该感谢友人的失约,让诗人享受到了这样一个独特的美妙的不眠之夜。若不是有闲适淡然的心态,何以能平复友人失约的焦躁,甚而留下这样一首意境优美、脍炙人口的佳作。

在闲适的环境中保持一颗悠闲的心态,相对来说较为容易。

在烦扰杂乱的环境中,依然拥有“心有常闲”的状态,就是一种修养和能力了。王安石可以说是北宋时期政坛和文坛的风云人物,人生宦海沉浮,屡经大起大落,难免会心力交瘁。然而,偶有空闲,他则会邀三五好友,或独自一人,煮水烹茶,细细品味茶香,在茶韵幽香中清空俗世的烦扰和芜杂,更重要的是为心灵留下一片空明之所。

有一次,王安石请家居蜀地的老友苏东坡带一坛长江濯塘峡中段的水,用来烹煮阳羡茶。苏东坡收到老友的嘱托,自是不敢怠慢,专程到长江三峡打水,并亲自送到王安石府上。待稚儿煮水泡好茶端上,王安石细观茶色,问:“此水何处取来?”东坡答:“巫峡。”王安石却笑道:“又来欺老夫了。此乃下峡之水,如何假名中峡?”苏东坡自是大惊,原来船至下峡时,他才想起老友嘱咐之事,而水流湍急,无法回溯,只好汲一坛下峡水充之。王安石继续说:“上峡水性太急,下峡太缓,惟中峡缓急相半,此水烹阳羡茶,上峡味浓,下峡味淡,中峡浓淡之间,今茶色半响方见,故知是下峡。”一杯茶水也可以饮出如此多的学问和滋味来,一颗闲适空明之心不觉间呼之欲出。而他的好友苏东坡虽一生坎坷,却也有品茶的那份闲情和清明,由此便不难理解,他们晚年的安宁淡泊从何而来。

身处俗世中的每个人,都会不自觉地被裹挟着前行,“勤靡余劳”之余,难免会有疲惫。如此,我们便需要有“心有常闲”的能力和心境,在偶尔得闲时,甚至在忙乱之中,让心“闲”下来片刻。

叶、大树与风景

没有不留恋枝头的树叶
平和的日子里
它们静静地在大树的枝头生长
在阳光和风雨的洗礼中
活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

偶尔有一天
风肆掠,残暴至极
那陨落的叶
就象掩掩一息的生命
走到命运的终点

肆掠的风
卷着叶片在空中翻飞旋转
最后一头撞地
树象失去儿女的母亲
悲切地在风中呜咽

悲痛过后的树木
依然在风雨阳光中昂首挺立
根深深地扎进大地母亲的胸怀
与脚下满地金黄或绯红的落叶
又构成了另一道壮美的风景

风只能摧残脆弱的叶
而那些内心坚强无比的大树
任何时候都是一道
挺立在风雨阳光中的风景 (何德田)

瓢虫虎贲

不恹何时
一只瓢虫落在小板凳上
金黄的壳,仿佛黄金打造的铠甲
十个黑点是加固的钉子

一阵风来
她伸出触角的双剑
轮番砍杀

一片落叶
她稳稳接住
轻松突围

我伸出脚掌
她一步步朝五号高地攀登
在汗毛似的密林中左冲右突

垂直的悬崖上
还是不幸落崖
她打开铠甲的羽翼

那漂亮的弧线
恍惚间,一只斑斓大虫(猛虎)
蹿过危机四伏的峡谷 (谭喜爱)

垃圾桶边上的玫瑰

垃圾桶边上
躺着一束玫瑰
待放的花蕾
红得艳丽
刺眼的泥水
好似委屈的泪

浓烈的红色里
也许包裹了
真情或假意
世人把渴望的美
强加在了
随手丢弃的无辜里 (冯怀玉)

夏天的心事

七月的心事
藏在阳光底下
一顶泛白的草帽
抱紧一把雪亮的镰刀
向齐刷刷的稻穗问路
金黄和谷香
让平静已久的田野
沸沸扬扬

七月,小南风吹起
吹皱了一池荷香
虫鸣和蛙唱
从星星的睡梦里传来
老井 蒲扇和孩子
还有盘盘五谷的父亲
被天籁的清音
渲染得醉意朦胧 (聂时珍)

李广传

李广的箭射进了石头里
应该说射进了历史难以啃噬的
病症里
他正好以新伤换旧痛,为帝国疗伤
但很难有人为此领情,武帝不领情
文武大臣们也颇有微辞地认为李广的幸运与大意
认为一枝箭怎么也敌不过匈奴的马蹄
一枝箭的力量怎么会大于帝国的力量
连武帝也认为李广是好造名声,而无真本事
所以,李广自始至终未能封侯
虽名声大于汉朝的天空
却最终还是活在了当时代的屈辱里
他郁郁于打击匈奴时未能成急先锋
未能挂帅西征。而此后,他
迷失于历史的措辞里
难以抑制的羞愤,如潮水般涌来
最终拔剑自刎

历史从此多了些扑朔迷离的争议
直至五百多年后,有个叫李膺的后人
为他筑起了台。是为安安祖先飘荡的灵魂
历史至此,是一方土台上的寺庙和一卷经书
一个僧人曾在此晾晒经卷 (万有文)

高适的月光

□曹阳春

酬答友人时,高适的眼神,只留意一半月光,另一半,那些浪漫的、温柔的、缠绵的,统统被掩埋掉了。在一个微凉的秋夜,他酬谢岑主簿,他的文字当中,除了枯萎的荷叶,便是斑白的乱发。从梧桐树梢上升起来的月亮,他一直视而不见。人在江海,心在魏阙,他满脑子都是建功立业,都是对朝廷和官场的各种向往。在一个寒冷的冬日,他与李太守唱和,掀开帷幔,他明明看见了皎洁的月光,却使动东拉西扯,一会说险要的山崖和荒芜的院落,一会说凋零的树干和侵霜的仗仗,反正躲躲闪闪,吞吞吐吐,将自己的牢骚和憧憬,全盖到了月光上面。

偶尔参加宴饮,在欢快、喧闹的氛围中,他面对月光,也是感伤不断,心里头,凝结了一大堆沉重的情绪。自燕赵归来后,他的脸色,没好看过,虽口口声声说不在乎,还与朋友们约定,要去东亭玩月,要大胆放肆一回,可一到现场,他吟诵出来的,仍旧是野火,仍旧是荒村,仍旧是树阴的怅然和故园的愁闷。哪怕是早春,哪怕遇见了流霞和莺燕,遇见了竹笋和槐芽,他牵着马,也是一路行走,一路留下歪斜失意的脚印。这些脚印,每一个,都扎进了泥土里,每一个,都带有清晰的轮廓,都深藏着朦胧的心境。白天,他魂不守舍,很期待夜晚的到来。夜幕降临后,抵挡不住月光的跟随,他又转过身,开始怀念白天的相聚了。只要有月光在,他那股隐隐的悲绝,便始终挣脱不了。

旅途中的月光,常与舟船相伴。三十五岁那年,高适

曾南下荆襄,他与友人泛舟南浦,望月西江,共同度过了一段寄情山川的日子。四十岁那年,他独自一身,东出齐鲁,漫游异乡。在渺茫的水面上,他重复看到的,是凉月,是孤舟,是摇荡的清秋,是悲悯的人世间。无论追逐青云,还是寻觅蝉鸣,高适的旅行生活,在月光的照耀下,或快步流星,或迂回徘徊,每一次,都充满了焦虑和变数。

离别时的月光,不管哪个季节,它的色彩,一定是凄清苦寒的。高适的一生,经历了太多分别,一扭头,十有八九,皆最后一眼。那是漳水上的河洲,夏云密布,明月如盘,一顿小酌后,他要与韦五躬身道别了。那是旅馆里的长夜,听说行囊已经备好,听说凌晨将要远走,啼鸟们沉默了,流动的新月也突然凝滞了。那是故国的高台,月光粘在随风飘转的蓬草上,非要将李八的情义,一点不剩,全留在自己身边。那是沈四的安慰,莫怕喝醉了,明月定会在梦里,与你一同追忆那些愉快的往事。那是给王十七的赠言,行兵贵在月盛时,若亏月出击,连月光都没有,何谈胜算与希望?在离别时分,高适对月光的这些情感,既睁着眼,不愿多看,又在内心深处,为它们,安了一个又一个温暖的家。

大器晚成的高适,仕途上顺风顺水以后,便对月光,极少再动笔了。他的寒空,他的乡思,他的瞻望,还有他的蹉跎岁月和清旷旅程,都随着他官位的一步攀升,离我们愈来愈远了。高适的月光和他月光里的故事,千年以后,仍在民间,与普通百姓,一起流浪,一起并肩生长。